



卧龙生真品集外集

梦幻之刀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卧龙生真品集外集

梦幻之刀

上

(台湾)卧龙生 著

前 言

武侠小说名家卧龙生先生，不幸于不久前病逝，实为出版界及广大读者群之重大损失，令人无限追思与惋惜。

卧龙生文思敏捷，笔力稳健、犀利，尤以才识渊博、作品结构严谨著称。其生前著作甚众，亦广受读者好评与欢迎。唯受个性及文人作风影响，不善处理繁琐事务，致其部分权益遭受侵害、剥夺，形成诉讼之困扰，致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之其全集只得 39 部，其全部作品未能出齐。

有鉴于此，本社基于道义与友谊，经其继承人合法授权，不断据理力争，或循法律途径解决，为维护其权益而努力。又将《绝情天娇》、《梦幻之刀》等遗漏之十五部书，汇集整理其生平完整真品集，隆重推出，以飨读者，并供爱好者珍藏，以资纪念。特此敬告亲爱读者。

授权人

王麟初



台湾皇家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18 日于台湾

《卧龙生真品集》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它不仅是近年来武侠小说创作和武侠文学理论建设的一次大检阅，也是继往开来，为今后武侠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健康发展所实施的一次促进大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多潜藏着儒的影子，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

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托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我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蕴含的精神气质，如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他们几乎都是气势磅礴，恢宏雄健，给人以力的感召。它让人读后，心在跳，血在流，透出一股逼人的热气。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

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我对武侠小说作如是观，难免带有个人爱好的感情色彩，但是，面对武侠小说流传如此之广的现实，进行认真的清理，进行有分析的导读，理应是武侠文学出版界、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职责。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集，这无疑是继海天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先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如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武侠小说出版发行的混乱无章，真是海内外同慨。其中尤以卧龙生先生著作最有代表性。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大陆武侠小说研究专家陈墨先生对此感慨万千，疾言“笔者对此，老实说，是无能为力的。除了极少数质量十分低劣的作品大致可以看出是‘伪卧龙生’之外，对大量流行于大陆的卧龙生作品的真伪，实在不能辨别清楚。”（《新武侠二十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387页）此次'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上，陈墨先生进一步坦言，他的《新武侠二十家》中的“卧龙生作品论”中就有“打眼”之处，如不经卧龙生先生的指点，竟连一位有相当造诣的武侠研究专家也被蒙骗了。由此我才真诚地说，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样一套卧龙生真品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

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假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很惭愧，我接触台湾新派武侠小说比较晚，可能那已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了，我从我教的学生手中借来了梁羽生、金庸和古龙等诸大师的部分作品来读。由于需要迅速周转，所以我读得很草率。然而我很快即为这些作品在反思历史、剖析世情、赞颂民魂与侠魂，又能托物寄兴所折服。诸大师的洞察之细密，视野之开阔，题材开掘之深邃，更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至于美学风格，豪放、灵秀、粗犷、婉约，各擅胜场，恰与彼时大陆文坛出现的小说风光互相映照。后来我通过各种渠道，读到了卧龙生先生的《铁剑玉佩》、《马霜衣》、《神偷小千》、《金剑雕翎》、《铁留神剑》等作品。小说的魅力使我很快就进入了卧龙生的武侠世界，自此对卧龙生的作品锐意搜求耽读，以为晚年一乐，我直觉地感到卧龙生的小说是继梁金古之后的又一奇峰。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仍然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仍然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读者也正是从人与人的较量和自身人性的冲突的艰难踟蹰、惊心动魄的过程中，体悟出作品升腾起的那股逼人的豪气和血性，一种错刀切不断，浪涛冲不垮的力度。他的《铁剑玉佩》、《天龙甲》等作品几乎都显示出把豪气、血性、气度、力度与温情融合为一体的风格特点。在这里，有的是情感上的挣扎、呼号，一度的绝望，又有九死一生的拼搏、命如悬丝的危局，然而最终还是展现了不可思议的惊人的感情和意志的力量。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

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称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有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法。卧龙生先生善于以心与人生的交融达到对一则传奇故事的生动展现。他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如白惜香、李中慧这样的女性，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天马霜衣》）。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鹤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至于卧龙生先生独有的蹊跷、迷离的表象中蕴含的解读不尽的寓意，更为人提供了驰骋想象、恣意解读的广阔天地。

凡熟悉武侠小说发展史的读者，大都了解，旧武侠小说多偏重情节的设置，或多或少忽视了艺术形象的塑造，人物刻画多有粗疏、虚浮之弊。而新派武侠小说则有意识地注意人物性格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创制，从而描绘出不少有鲜明个性的形象。金庸先生谈及自己笔下的人物时就说过：“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我都写，但是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古龙先生在他的《天涯·明月·刀·序》里也说：“情节的诡奇变化，已不能算是武侠小说中最大的吸引力。但人性中的冲突，则是永远有吸引力的。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也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而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是把人物

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试马江湖》中的秦快，就是很难以本质、表象等来简单划分，在他身上，冷、热、刚、柔、邪、正乃至更多的品格特征混迹一身。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总之，对卧龙生小说中的人物多不能以好坏、邪正截然划分，他们几乎都是在正反、对立、渗透、转化之中，互为生发，千姿百态，能使读者领略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感情波澜，这就与不少武侠作品中那种单线型的人物模式迥然有异了。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柢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顺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已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辐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经纬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作品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知到了他的襟怀、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写到这儿，我这篇小文本可收煞了，但是，我还想回到这篇序言开头的话题上去。在’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上，我第二次见到了卧龙生先生。卧龙生先生身患严重的心脏病，但他还是抱病万里迢迢地来北京参加这次盛会，这着实令我既感动又感谢。然而，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卧龙生先生到达西山卧佛寺的当天深夜，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也正是这天晚上，大自然似乎有意要为这次武侠小说研讨会创造点肃杀的气氛，竟陡然狂风大作，继而是电闪雷鸣，暴雨突然降临，一道狰狞的闪电过后，一声炸雷，竟又击穿了变压器，于是整个西山卧佛寺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夜的威严，大自然的伟力，为大会的前夕凭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此时此刻卧龙生先生又发现他用于急救的德国药丸丢失了。我和两位小姐以及大会副秘书长仅凭着最后的半支蜡烛，里外搜寻那小小的药瓶，在我们趴在地上摸索时，我已感到涔涔的汗水湿透了我的衬衣。后来这“救命”的药丸虽然找到了，卧龙生先生服药后却留给我们一个悬念：“看看半个小时以后怎么样？”作为会议的负责人之一，人们完全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这是深夜两点钟了；这是远离市中心的西山；如何抢救，明天开幕式，卧龙生先生能否参加？能否讲话？

感谢上苍！会议第一天，我看到了卧龙生先生、柳残阳先生和后来的于志宏先生端坐在会议室的前排，他们都在认真听与会者的发言。后来主持人请卧龙生先生发言时，使我深深感到他的朴实亲切、谦逊有礼的大家风度，而发言内容无锋芒，无豪言，简短而富哲思。我的一切担心得到了些微的缓解，随之而来的是我的无尽的

思绪：

不少学者、诗人、戏剧家、报人学贯中西，有很高的文化涵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可以有更大作为之时，却将大量心血、灵性和智性付于武侠小说，并将武侠小说作为主要艺术追求，乃至毕生事业，这不是颇令人深长思之的吗？

另外，撇开每一位具体作家各自的独特性不谈，世界各地的汉语武侠小说，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千姿百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地理、风习不同，文学创作历程和处境各殊，造成了武侠小说的丰富斑斓、情调迥异。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多元多样就有互补互济的价值。而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基因，则会产生天然的亲和力。只要破除人为的隔绝，不仅能互补互济，也便于互相接受、吸收和滋养。

此时此刻，我们终于坐在一起了。我想，如果把我們共同创造的这些精神财富加起来，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不乏精品佳作，令人大有“天涯何处无芳草”之感。如果汇集起来，将是世界文学中一个非常壮观的现象。

最后，我想到了《圣经》的一句话：“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形迹，而盐却将自己消溶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作为大陆上的一个普通学人，我钦敬一切争作中国文化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卧龙生先生是我心目中后一种作家，他的武侠小说精品已像盐一样消溶到我们心的幸福之中了。

祝愿卧龙生先生身体健康！

（本文作者为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作者补记：

和卧龙生先生在中国武侠文学研讨会上分别仅一年余，就惊悉先生不幸仙逝的噩耗，心中万分悲伤。记得当时在北京西山讨论武侠小说创作走势时，我们坐得很近，而每当我面对他那略显浮肿的脸庞时，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沉重的担心，而且似乎在冥冥中还有一种特殊感应：先生还能坚持多久？但是他又往往给人一种“假象”，每当进入武侠小说创作世界时，每当谈及武侠小说的美好前景时，他那憔悴的目光立即显出异彩，语言极富机趣，思路缜密，旁征博引，如历数家珍，侃侃而谈，真是满腹珠玑，无垠的小说空间，任其恣意游行，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心也为之神往，以至完全忘记心脏病在折磨着他。卧龙生先生终于走了，但是，纸张寿于金石，卧龙生先生，您的杰作已流布海内外广大华人世界中，凡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心中都有您在。倘先生地下有知，当亦欣然瞑目矣。

1997年12月24日谨蘸泪成文，

以献于卧龙生先生在天之灵

宁宗一

内 容 提 要

洞房花烛夜，美丽娇柔的妻子在一种莫名力量的役使下，突然手持利刃将熟睡中的丈夫杀死……

这件发生在扬州的新房血案，立即引起扬州知府及刑部的重视。因为被杀者是手握十万精锐水兵的江南水师提督马长山之子，而杀人者却是扬州十大富豪之首的金百年之女。如果不使血案得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引起一场血斗。而新房血案不过是宫廷权力之争——另立太子阴谋的一个序曲。围绕这一血案，刑部总捕头程小蝶率领东、西、南、中四大刑部分司司主千里下江南，明查暗访，以便获得这一阴谋的确凿证据。

在查访真凶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各路江湖高手，这其中就有被人嫁祸的梦幻之刀及神秘的黑衣蒙面人、杀手之王、银衣人等。这些人武功高强、神出鬼没，使整个缉凶过程扑朔迷离、险象环生……

目 录

第 一 回	风云暗起·····	(1)
第 二 回	文阁武院·····	(50)
第 三 回	五大捕头会扬州·····	(101)
第 四 回	剑法之最·····	(183)

第一回 风云暗起

扬州的繁华冠全国，也汇聚了全国相当多的财富，钱多人作怪，自然地发展出了很多五光十色的玩乐文化，云集了各地的美女，南国佳丽媚，北地胭脂香。

也许，她们来这里不是出于自愿，但大多数的美女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锦衣玉食，笙歌不缀的奢华生活，也学会了虚情假意的骗人把戏，这方法赚钱容易呀！

扬州好玩，但要花大把的金钱，所以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诗句，十万贯究竟是多少钱？恐怕很难作一个具体的界定，但绝对是表示很多的意思。

不坐马车要骑鹤，是标准的骗人谎言，要多大一只白鹤，才能驼动十万贯的钱，一百只、一千只也不行。

但中国的读书人都能了解这两句话是一种寓意，是一个托想，也是一种讽刺，黄鹤一去不复返，当然十万贯的钱留在了扬州，人能不能生离扬州，就要看你几时能醒扬州梦了？得有点慧根才行。千句归成一句说，在这里要全身是钱才好玩。

扬州的畸形繁荣，也招来了江湖上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也常常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奇怪事情。

扬州知府王少卿，是个精明干练的人物，既能长袖善舞，也知见风转舵，腹中有文章，胸中有韬略，在是非日日有，夜夜奇案多的扬州城，王知府已干了三年，任期已满，再咬牙苦撑一些时间，一两个月之内，就可能调任京官。从此，青云直上，前途

不可限量了。

所以，王知府非常小心，他礼贤下士，使幕下几位文案师爷，都能各展所长，齐心效命，把不少棘手的大案子，处理得圆润得体，化干戈为玉帛，消于无形。

王少卿也深知江湖中事，别有蹊径，不是凭仗官威和读书多、明是非，就能办的完美，所以，除了府衙中的班头捕快，尽量选精任能之外，还重金约聘了一些奇人高手，暗中帮助，侦破了不少凶案，也处决了一些悍匪大盗，政声官誉，都有着相当高的评价。

事实上是王知府也会要钱，如果清廉的一介不取，单是礼聘的文案襄助，江湖高人，就非他的俸银所能支应，只是他要钱要的有分寸，要的人心甘情愿。

当然，这种事也不用知府大人出面，有一位文案师爷出头就行了。

数十年来的扬州知府，干得最久的是上一任的一年半，那位知府的背后，有两位王爷撑着，靠山够强，但还未能完成他两年扬州知府的心愿，就搞的灰头土脸下了台，可是王少卿已干了三年，是绝无仅有的高手了。

这里是遍地黄金，但要有高明的才慧、出色的技艺，才能赚到大钱，才能赚得轻松。

今天是王少卿就任扬州知府的三年大庆，王大人一早就传下一道令谕，不准有任何庆祝的活动，照常值班理事，和平常一样，受理讼案。

过了今天，就算任期届满，就等着接调职的皇命了。

抬头看看正午的阳光，王少卿伸个懒腰，吁一口气，暗暗忖道：又过去了大半天，今天太阳下了山，就算法定任期已满，虽然皇命未到之前，他还是扬州知府，但在王少卿本人心中，却划定一个法定任满的界线。这上午他一口气批复、处理了十八件公

事，他要在心理的界限上，作到案无积牍。

该休息一下吃午饭了，王少卿缓步行出了公事房，这个最有财势的天下第一知府，让自负才华的官场新秀羡慕，一旦成真，却又胆颤心惊，公私压力大，凶险随时来，可能脑袋搬了家，还不明白是怎么死的？

一道圣旨拿问下狱、解京候审，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这里有举国最多的富豪，财产无可数计，也建立了通往权势的网路，也有人重金礼聘了江湖上异能奇才之士，以保护他们安全，拓展他们的财势，手段冷厉，阴险万端，身负一方治安责任的知府大人，也就不胜负荷了。何况，还要担心自身的安全，这个官就当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了。

守在公事房门口的两个守卫，一个是值班的捕头，官服佩刀，颇有点威仪。一个穿青衣的汉子，足蹬薄底快靴，收拾的很利落，但却赤手空拳，不见兵刃。

但内行人，稍一留心，就可以看出他腰中围有兵刃，是一把缅甸铁软刀。

能用这种兵器的人，内功要有相当的基础，才能运劲役刀，操控自如。

两个人一着捕快的官服，一着便装，但同时移动脚步，迅快地挡在了知府大人的身前。

行动敏捷，也有些紧张。

王少卿皱皱眉头，道：“王坚，出了什么麻烦？”

穿着官服的捕头，微一躬身，道：“是铁总头儿的交待，要属下天天小心保护大人。”

“所以，你这个副总捕头就亲自跑来值班了？”王少卿有些感动地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夜有夜行人进入了府衙，”王坚望了那青衣人一眼，接道：“我和铁捕头闻惊赶到，来人已被何大光兄打跑了，还让来人挂了